

93 刊叢學文新國中

公孫嬋自選集

黎文明事業公司印行

公孫嬾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93

著者：公孫嬾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中興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雅江街26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二〇元
平裝九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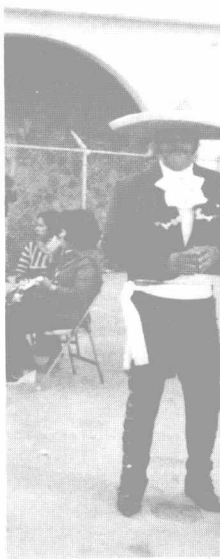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③ 遊墨西哥與牛仔合影。

④ 一九七八年軍人節酒會。

⑤ 一九七八年國慶日，與妻原齡、女兒查道荃合影。



孟良崮的風雪

李劫人

連我算在內，一共是五個人，好像墮落入亂石叢裡。隔年沒長的荒草，和一塊比一塊巨大的山石嶙峋，做了我們四周的屏障。雖然是嚴冬，但是蕭瑟的寒風却被隔絕了。這裡剩下的，只有蒼白的荒涼和死寂。

我那匹黑毛的回頭望月，正抖着長鬃，淒切的嘶着。他媽的，你又嚎！」

實在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，去叱責這匹共生共死的伙伴——馬，我搖着手內的鞭子。眼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，別說豆子，連糠也都混不上。每天對付着吃些乾草，這牲

小傳

• 傳 小 •

公孫嬌本名查顯琳，另一筆名余皖人。祖籍安徽懷寧，生長於北方。曾攻讀於天津浙江公學、南開中學、耀華學校，北平輔仁大學社會經濟系。在此期間，即從事文藝創作。民國二十五年開始投稿，民國三十年有詩集「上元月」，由北平輔仁文苑社出版。同時所寫散文、小說更風靡一時，引起敵僞注意，乃潛逃大後方。先到西安戰時幹部工作訓練第四團，學員隊八期受訓，畢業留任少校教官。再於民國三十三年入成都陸軍軍官學校，第二十期砲科。畢業後遴選至國防部第二廳任參謀，後投效第五十二軍，歷任情報隊長、戰砲連長、砲兵營長等職。曾參加大小金門所有歷次砲戰。於此期間寫作甚勤，允為「戰鬪文藝」之先驅。因戰功，被保送入陸軍參謀指揮大學正九期受訓。民國四十八年，在臺北與萬以貞女士（康齡）結婚。民國五十年，選派為我

駐菲律賓陸軍武官，公餘入馬尼拉阿連諾大學研究院進修，獲文學碩士學位。再次於民國五十六年奉派爲我駐伊朗軍事武官，遍遊中東各國，民國六十年中伊斷交，返國任陸軍總司令部情部署副署長，旋派赴馬祖，任馬祖砲兵指揮官，民國六十三年奉派爲我駐美陸軍武官，兼任三軍首席武官。六十六年在華盛頓，被選爲世界各國軍事武官團團長。中美斷交後，於六十八年初返國，任情報學校校長。現調任陸軍總部戰研督察委員，爲資深之陸軍少將。自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，雖多次進出海灣海峽，於軍務倥偬與激烈砲戰中，曾完成詩、散文、小說等凡十六種之多。唯自任駐伊朗武官以後，著作較少。性情豁達開朗，半生自我奮鬥，生活經驗豐富，尤以任職華府爲國爭光，其才識學能深獲駐在國軍方與各國武官所敬佩。

目
錄

素描	
生活照片	
手跡	
小傳	
第一輯 散文	
風雨居別記	三
貨郎鼓	八
水夜笛	一六
雙驛馬	二

香箋淚	一二三	這不是詩	一二三	第二輯 小說		巴爾卡湖畔	一二三	憶軍校廿期生涯	一〇六	南開瑣憶	九七	憶輔仁	八七	美國警察	八〇	炸螞蚱	七四	烟雨堡記	六六	別母亂箭	五五	馬車之戀	四四	彩排	三三
-----	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--	--	-------	-----	---------	-----	------	----	-----	----	------	----	-----	----	------	----	------	----	------	----	----	----

斑馬線	一八三
何師傅	二〇四
海葬	二三三
夜金門的誘惑	二三四
八方仰慕	二六七
作品書目	

文 散 輯一第

風雨居別記

從去秋搬到淡水河邊的這座山上，今天雖然小雨霏霏，山路泥濘難行，我還是決心握別這裏，結束此地半年客居。連朝風雨，臺北的春天遲到得令人悵鬱，陰霾的天色像灰絨霧幕，樣子在短期之內不會放晴的了。平心講：對這兒如洗長空，夕照下的遠山，山脚下像條白帶子似的淡水河，半夜火車穿過山洞的尖叫聲，送喪人的嗷吶……無論是聲音或顏色，此地一切都使我感到無限依戀。

新春固然久雨，但雨還有雨的動人風緻。山間外竹林，將被如油的春雨洗得像一簇簇翡翠團。雨中不辨晨昏、布穀鳥已在煙雨內殷勤的呼喚了。

遠方還有蒼老的鵝叫聲，旋又被簷滴給淹沒下去。銀灰的山雨織成無邊的靜謐，像張細網籠

罩在人們心上。

推開門，抬頭便看到觀音山。晴和時的山，如屬於大自然的筆架，矗向蔚藍的天空。偶而也會有一襲比蟬翼紗還輕薄的白雲，從峯嶺飄蕩過去。遠處是無涯的水稻田，像棋盤整齊羅列，一隻隻赭灰大水牛，在主人細長竹鞭下，正安然無怨的忙着春耕。山上不知名的野草閒花還多着哩！此刻受了靈雨的誘惑，爭奇鬪艷的發放出紅的、黃的、石青的、像彩虹一樣多的光彩。

我更愛聽夾雜風雨中，拉長聲的鷄鳴。此起彼伏，是有感於流光之匆匆呢？還是驕矜本身的「唯我獨尊」？

我的故居的另外特色，便是環繞四週的「更寂寞」的芳隣——我說的是墳墓。結廬於此，對人羣之熙攘，早已厭倦了，我所謂的「更寂寞」，實在是故意替過度的荒涼找個藉口。那一丘丘的圓土，在我居室的前後，隨時給我啓示，爲我闡述人生真諦。尤其是傍近我的茅草屋的山坡那邊，荒塚壘壘，擠得那麼近那麼緊，又像是不甘於人間冷落似的。遠遠看來，竟像是一片波濤。春天來，草變綠了，我就姑且命名爲人生「更寂寞」的碧海吧！

另外使我偏愛此地的，是山居半載，友情的阻隔。也許地方偏僻一點，山又高了一點，無論誰都不願作一個不速之客。既無名勝可遊，又無奇景供欣賞，熟識的朋友一一絕跡了。自來我個性孤獨，因而正好達成企圖已久的遠避塵囂，作個名符其實的遁世的人。

遲眠早起已成了習慣，我願利用中午，作一次較長的睡眠，醒來腦筋昏漲，便不停的在門外散步徘徊，儘情享受山野風趣；去比較這個小天地中晨昏之不同，和晴雨的幻變。比如山雨欲來，門對面的青山會爲白雲封鎖，或像有一股炊烟，慢慢的一圈圈繚繞上去。這時羣山若隱若現，似浮動到我的門前。要是天朗氣清，這一排並不巍峨的山，像屏風一樣將藍天遮擋住，在葡萄紫色中泛出青黛；天也高了，山也遠了，自己就顯得更渺小了。

夜一來，山上更靜了。無風山竹亦搖曳作輕微鳴珮聲，似有眷戀於人世的仙子，乘夜幕低垂乃自天而降，我就會警覺的支起耳朵，去聽是否有人姍姍而來，悄叩我的心扉。還有給我引來淒涼之感的，是提早入室的蟋蟀。每值夜深人靜，伏在牆角奏起抖顫悲歌，那聲音一如成串鏤銀的小花朵，在空氣中不停開落。如果在夜讀，我會闔上書本，如果借筆遣懷，我立刻放下筆，痴痴張望蕭然四壁上的身影，空洞無思的坐下去，不覺東方之既白。

山上無電燈，長夜必須秉燭待旦。一支多淚素蠟，眼看它一寸寸減低下去。燈芯最爲敏感，有一絲微風，也會跳動不已，像期待生命的毀滅非常之焦急。這些都是促成我失眠的原因；其實並非失眠，應該說是「無眠」更恰當一些。這半年中，在無眠的生涯內，我就變得更消瘦了，白髮就更多了。

逢上月白風清，便感到良宵苦短。淒風苦雨時，就顯得夜之漫長無盡了。因爲雨多，晚間又

多了一種以前稀罕的夜聲——那便是如暮鼓似的蛙噪。這種聲音的煩人，不是用言語能形容的。有時像綿亘的沉雷，我用手指堵住耳朵，依然白費。近來我之所以「無眠」，便因為這羣蠹東西在作怪。有一夜，我實在無法忍耐了，像是墜入蛙羣中，真懷疑自己也變成那麼一個醜陋的小生物。於是我舉起燭，遍照斗室，唉！就發現有幾隻大小癩蝦蟆，在濕泥地上舞蹈不已。氣得我伸腳把它們踢翻，誰料它們竟氣脹成大肚皮，向我直翻着白眼，彷彿不屑於我的跋扈，朝我抗議說：「難道世界上，祇許你一個人生存嗎？」

我感到一種愧赧。爲了一點私心，就使用暴力去毀滅別的生物，維護自己而剔除身外一切，這態度實在有欠光明磊落。因此當另一夜晚，覺得足下似有物蠕動，待低頭一看，原是一條花蛇，正悠然入洞。我不僅沒有驚動它，還爲其與人無爭的那種神態，感到衷心的折服。至於還有一批夜客，除了爲我暗中偷換的年華，有意無意的作着點綴，其過訪並無任何居心。比如甲蟲，老鼠等等；我除以賓客視之，還以過剩的情懷予以厚待哩！

有時由窗櫺中，飛進一隻小小螢火蟲，我因它携來一盞幸福之燈，而爲它謳歌。看它尾間的藍綠光芒，飄搖來去一如鬼火，有時又疑心是那「更寂寞」芳隣來了。在這麼愁苦長夜，光臨陋居，是爲我來敘述人世的滄桑嗎？

在穿梭的漏夜來客中，我最不瞭然的是飛蛾，看它怪神氣的披着銀色綢衫，帶着滿身風塵，